

魔术林

□如东 桑云梅

这片防护林,如东百姓视之平凡无奇,而爱鸟人心头,这笼绿色被称为“魔术林”。魔术林,魔幻惊奇是她自带的真实和憧憬,一个能够与心熨贴的所在。

梦幻一般的林子,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树林,写满未知。是树的隧道,迷样深洞,深邃得要将你抽吸进去,心中又甘愿为她吸引。是小洋口老海堤生长十几年的刺槐林,绵延十几公里,远望似一条绿色长龙横亘滩涂黄海之滨。行走魔术林,面前一个绿色深洞,引诱着你长久走下去走下去。

每次来,都会发现之前从未见过的鸟儿。在这里,小鸟可以躲避天敌,品尝昆虫大餐,是大批迁徙鸟类补充能量和恢复体力的重要场所。“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,但我已经飞过。”鸟鸣间或,吱吱、啾啾、喳喳、嘎嘎,轻灵身影林间纷飞穿梭,只恨目光赶不及捕捉它们的灵魂。如此之近,一只美丽的戴胜停驻头顶枝杈,耸立的粉棕色丝状冠羽是它的标志,还有尖而

下弯的长嘴,倏尔,花蝴蝶般展翅翱翔,一起一伏波浪前进,边飞边鸣“呼—呼—呼”,远逝。再赏一幅自然勾勒国画,接连侧枝勾勒成三道弯,不见一片叶子,只有突出的几竿短小枝头,小鸟一只立于最上道弯尽头。剪影入画,原生即景。

我们的下一刻总是崭新的。三个观鸟人,由远及近与我们相逢。他们背着大背包,肩扛三角架,脖颈挂着单筒双筒,就地搭好支架,按上裹着迷彩的单筒双筒。很快,他们似乎发现了什么,三个镜头对准同一方向,低压嗓音闪亮眸子泄露了抑制不住的惊喜。其中一个招手示意我们赶紧分享他们的发现,通过镜头,远处,一只小小鸟停在一根半截树干的横断面,背上的羽毛竟是极其明亮的宝蓝色,靠近双翅的胸部植满金黄丰满的绒毛,腹部如雪,此时,阳光自叶片缝隙倾洒而下,将它映射得亮闪夺目。圆圆小小的黑眼睛,眼神好有神气劲儿,左脚三趾张开紧紧抓住断枝截面,右脚钩住旁侧,金鸡独立的姿

态实在太帅气了!它双脚一收,轻巧一跃,便杳无踪影了。观鸟人这才兴奋地大声交谈起来,原来这只美丽的小鸟是红肋蓝尾鸫雄鸟,两年前他们曾在无锡见过一只雌鸟。他们开心地说:这是此趟魔术林之旅目前为止最满意的收获!也让我体会到观鸟之乐,意外发现怦然心动的感觉。观鸟人与我们道别了,他们还要下到滩涂很深很远的地方观海鸟。观察到他们都是自带口袋,将垃圾集在里面再放入背包,他们笑着说:不能留下一点污染,尽量给小鸟一个美好的家吧。

我们也将与魔术林作别,在草丛里,眼尖的孩子意外发现一根羽毛,不是普通的小小羽毛,它长长的,淡淡灰,形状让我想到久远之前欧洲人书写使用的羽毛笔。我想,它是飞羽吧,它打鸟儿身上脱落,自天空飘零,又被孩子捡拾。是鸟儿给我们的吗,还是无边奥秘的自然?

孩子高兴地说:妈妈,我要拿它做书签,真漂亮,很别致吧!此刻,我的心中不禁莞尔。

寻芳古梅

□南京 贺震

梅花山的“梅王”、梅花谷的“梅后”,还有玄武湖的明梅,是我年年春天都要拜会的老友。

三月的第一个周六,我决计来一趟拜访古梅之行。头天晚上,我对三岁的外孙女依荷说,明天外公带你去看“花王”。小朋友闻听此言,开心得欢呼雀跃。

本想一天完成寻芳古梅之旅。但驱车赶到梅花山时,周边停车场已无空位,只好转道去玄武湖。

循着花香和人群,玄武湖公园梁洲草坪那株苍劲嶙峋的梅花吸引着我们将走上近前。依荷见花王是一棵树,便缠着爸妈与小朋友玩泡泡了。想必头天晚上她以为花王是什么好玩的动物。

古梅植于明代,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,是全南京最高寿的梅树。历经风吹雨打,梅树的底部已成枯干,中空的灰褐色树干像极了传统水墨画中的枯笔。枝条旁逸斜出,宛若笔力道劲的泼墨书法,古

意盎然。明梅虽历经沧桑,显得老态龙钟,但老当益壮,仍生机勃勃,满树的枝丫朝着天空尽情舒展开来,星星点点的花苞缀满枝头,有的尚是嫩红的花骨朵儿,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地绽放吐蕊。红男绿女排着队争相与古梅合影。

周日一早,小依荷还在梦中,我独自一人向梅花山进发继续寻芳古梅之旅。

信步登上梅花山制高点,但见雄踞于山顶平台中央的梅王正在那里静候着。梅王可谓是梅花山最具王者之气的老梅了,一旁的立石上两个红色的大字“梅王”,表明这名号是正式“册封”的。已有400多岁高龄的梅王,不仅从年龄上称霸梅山,高大粗壮的躯干,也是以笑傲梅林的“平民”。梅王属古人最赞赏的墨梅,开出的梅朵与众不同,相比胭脂滴滴的朱砂梅,墨梅的花色更浓艳、厚重;相比官粉渐开渐淡,墨梅则愈开愈浓,从红变

紫转墨。令人称奇的是,一树红梅还开了两枝白花。

有“王”就有“后”。由梅王的位置南行,穿过石像路,向前约300米,就可见300多岁的梅后正风姿绰约地站在梅花谷,深情地仰望山顶的“王”呢!

与梅王一样,梅后也是一株红梅。有意思的是,也同样有两根枝条开白花。真是夫唱妇随。相比梅王前的热闹,梅后鲜有人光顾。莫不是被打入冷宫的吧。

梅王与梅后都不是“原住民”,而是十年前从浙江长兴迁来的远客。古梅在移栽时,被斩去了大部分枝干。对比周边枝繁叶茂的本土梅树,古梅显然还没有恢复元气。它们想念故土吗?

600岁、400岁、300岁。站在古梅树前,我感觉自己虽年届花甲,但还是一个幼童。探梅归来,衣襟犹染梅香。“竹影和诗瘦,梅花入梦香。”春夜幽梦,古梅悄然绽放。

南疆的气候时节,要下到恰如其间,恰到好处,方能带来农民的期盼与丰收的希冀。

每回下过春雨,都会骑上自行车去郊外,看农民们在田间地头忙碌的身影、看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、看湿润的土地在犁铧的耕耘下翻出希望的田垄,仿佛秋天的累累丰谷就在眼前,令人无限期待;也会在回家的路上,将自行车停靠路边,踩着满脚的泥泞踏入路边枯草与新绿共生的林带中,采摘一个个如雨后春笋般长出的洁白诱人的鸡腿蘑菇。只有雨后才有的大自然的馈赠,不用太多佐料,一点雪盐在火焰滋滋声催促融化下,便能在舌尖上生出绝妙的鲜香。既有春泥的芬芳,又有蘑菇特有的清鲜,自然渗出的柔滑汁液,更像是把春天嚼进唇齿舌尖,流露出春雨的清新与润泽,滋养人间万物。不禁喜极,感念那时春雨润透的是何等人间至情至味。

凡人杨二柱

□南京 杨孔柱

杨二柱大名杨帆,是我的一个本家兄弟。我不知道他读书读到什么程度,反正在我的印象里,他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,但他说出话来却有一股文化味。

二柱小我十几岁,我一直喊他“二柱”。他家境贫寒,家里兄弟姐妹多,母亲常年身体不好,父亲壮年早逝,所以二柱早早就辍学在家干农活了。

有一年二柱从宿迁老家到南京来看我,还带了不少黄鳝等家乡土产。那时的二柱在我看来还是个大孩子。闲聊中,二柱大发感慨:“嘿,我在陆庄,哪个不知道我杨二柱!怎么到这繁华都市,我就像一粒随风飘落的尘埃,实在是太渺小、太微不足道了!人生真是不足道、不足惜。”二柱说的生养之地陆庄,方圆不过几百米、千余户人家。他在那里可谓是家喻户晓。一旦走出陆庄,他才知道世界之大,人海茫茫。

二柱个头不算高,人也瘦弱,二十出头时还像个十六七岁的孩子。那年他独自闯荡西北,听说那里工好打、钱好挣。车上有位老教授打量着问他:“孩子,你一个人跑出来干什么?”二柱随口答道:“谋生。”老教授看着面前这个灰头土脸、寻找生路的“打工仔”,竟然说出两个文绉绉的字眼,一时大为感动,连忙从包里掏出一堆面包、香肠犒赏他。

我听二柱讲了这段经历,也想不到他能说出“谋生”两个字。“谋生”这两个字蕴含多少人生况味啊!

那次外出打工,并没有给二柱带来什么生活希冀。前后二十多

咸菜里的父爱

□山东青岛 周衍会

周日我回老家。中午吃饭时,桌上有一盘咸菜,切得细细的,用水洗淡了,加上肥肉片、辣椒炒一下,味道很不错。父亲见我爱吃,就说:“等一会儿我再炒点儿给你拿着吧。”我连说不用。饭后在炕上睡了一觉,临走时才发现父亲已把炒好的咸菜盛在盘子里凉着。我没再推辞,忙找了个方便袋。父亲却说:“不要用塑料袋,我已经洗好了一个罐头瓶,你装一瓶回去吃,吃完了再回来拿。”

那是一只现在已不多见的玻璃罐头瓶,盖子已锈迹斑斑。在父亲忙活活地装咸菜时,我盯着那只瓶子,突然间愣住了,我想起小时候祖父经常给我讲的一个故事:父亲12岁那年,我的祖母就去世了。祖父含辛茹苦拉扯着父亲过活。那年,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六中,由于家境贫寒,又失去了母亲,吃穿都很拮据,父亲终于忍受不了那种清苦又孤寂的生活,有一天从学校跑了回来,说什么也不上学了。祖父好说歹说,父亲都不听。最后,祖父狠狠心借钱割了半斤猪肉,炒了满满一罐头瓶咸菜,又背上一网兜菜团亲自把父亲

天也没有找到一份活干,无奈的他只好回到生他养他的陆庄村。

“在家千般好,出门万事难。”二柱从此再也没有离开陆庄村。他东挪西借,七凑八凑,买了一辆二手农用车,专门给人拖沙、运土、搞建筑。看家守势,早出晚归,比外出打工强多了。后来娶了妻,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。妻子是邻乡人,肯吃苦、能干活,像男人一样打工挣钱。几年下来挣了十几万。哪知道后来妻子不幸生了不治之症,花光了积蓄,人也没有救过来。二柱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,干活持家两不误,含辛茹苦把两个孩子拉扯大。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,二柱还学会了一手针线活,像女人一样,缝补浆洗样样能干。当地政府和学校对他这个特困家庭也很关心照顾,减免了两个孩子上学费用,并给以其他生活资助。两个儿子,好学上进,高考时兄弟俩竟然考了一样的高分,被同一所大学、同一个专业录取,而且是全国同类大学中名列前茅的专业。

新生活如芝麻开花,新气象如阳光灿烂。二柱前些年又成了家,这下饭菜有人做了,衣服有人洗了,二柱每天还是开车给人拖沙、运土、搞建筑,一个月也能挣大几千哩。

二柱现在过得很滋润,很有盼头,整天洋溢着喜庆和福气。去年我回老家见到他,说他像一座山那样踏实、沉稳、坚韧。他脸一红,笑笑说:“我哪像山咧,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。”

二柱老弟,其实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,无数尘埃积聚在一起,不就是山么?

送回学校……

一瓶咸菜,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,支撑着父亲在艰苦岁月里完成了学业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是那瓶咸菜改变了父亲的人生吧。

我至今不清楚那瓶咸菜在父亲心中有多大的分量。我一直以为,对父亲来说,他对咸菜情有独钟,纯粹是一种个人嗜好。当年祖父为我讲那个故事的目的,也无非带有劝学的意味,他每次总要说:“你看看现在,吃不愁、穿不愁的,不好好学习能行吗?……”说实在的,对祖父的这番话,我从来就没放在心上,到后来,甚至有些烦了。

如今,祖父已过世多年了。有关那瓶咸菜的故事,我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我敢肯定,父亲在做这一切的时候,也很少会联想起那些陈年旧事。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,但在那一刹那却击中了我的心。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,父爱有时候就像那只罐头瓶,虽然里面装的是极平常不过的咸菜,但经过爱和时光的浸润,却也可以成为世间珍馐,足以让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品味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2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